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卷第四

文章名實

涉務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

者也歌詠賦頌宋本作誦古通用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

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

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補宋本作不可暫無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

補性靈者天然之美也陶冶而成之如董仲舒所言猶泥之在

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則有質而有文

矣從七恭切白虎通諫諍篇諷諫者入其滋味亦樂事也
補滋

智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
禮記檀弓上會
嗜學也滋者草木之滋見禮記檀弓上會
子之言記者以為薑桂之謂也樂音洛
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史記屈原傳

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

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

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

思而作離騷曦明案三閭純臣此論未是補屈九勿切暴本作

暴蒲木切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

體貌閑麗口多微詞性又好色王勿令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

之言問玉玉對云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補史記屈原

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

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東方曼

倩滑稽不雅漢書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上書高自

射覆連中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者滑稽不窮與朔為隱應聲

即對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

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啁而已補嚴助司馬長卿竊貨無操

傳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客遊梁梁孝王薨

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往舍都亭令繆為

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謝吉吉愈謹肅富人
卓王孫乃與程鄭謂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長卿謝病不
能臨令身自迎相如爲不得已而往酒酣令前奏琴相如爲鼓
一再行時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
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旣罷相如
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
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後俱之臨邛賣酒卓王孫
不得已分與財物乃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王褒過章僮約
沈氏攷證褒有僮約一篇自言到寡婦楊惠舍故言過章僮約
下對揚雄德敗美新約字頗似幼字諸本誤以爲過章童幼案
僮約全文載徐堅初學記重校正各本僮竝作揚雄德敗美新
童合古僕豎之義沈氏考證卽已作僮姑仍之
李善揚雄劇秦美新注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碎戟丹墀
亢詞鯁議退不能草予虛室頤性全眞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
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
李陵降辱夷虜
史記李將軍傳廣
抱朴子方之仲尼斯爲過矣
子當戶有遺腹子
名陵爲建章監天漢二年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單于以兵
八萬圍擊陵軍陵軍兵矢旣盡士死者過半且引且戰未到居
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
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單于以女妻之漢聞族陵母妻子

頁七定川
卷四
二
渭南嚴氏孝

自是之後李氏名敗隴西之劉歆反覆莽世漢書楚元王傳向少子歆字子駿哀

帝崩王莽持政少與歆俱為黃門郎白太后雷歆為右曹太中大夫封紅休侯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及莽篡位為國師

王莽傳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欲進者竝作符命莽遂據以創真豐子尋復

作符命言平帝后為尋之妻莽怒收尋尋以卽真豐子尋復師公歆子隆威侯棻棻弟伐虜侯泳及歆門人侍中丁隆等列

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為涉言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以語

大司馬董忠與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歆因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董公主中軍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同心合謀劫

帝東降南陽天子宗族可全歆怨莽殺其三子遂傅毅黨附權

與涉忠謀欲發孫伋陳邯告之劉歆王涉皆自殺傅毅黨附權

門後漢書文苑傳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文雅顯於朝廷竇憲為大將軍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

於當世班固盜竊父史後漢書班彪傳子固字孟堅以彪所續前國史者收固繫獄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使終成

前所著書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

然則非法盜竊父史也固後亦坐竇憲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及竇氏敗賓客皆逮考因捕繫固死獄

中若以此責趙元叔抗竦過度後漢書文苑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為鄉黨所

指屢抵罪有人救得免作窮鳥賦又作刺世疾邪賦以紓其怨憤舉郡計吏見司徒袁逢長揖而已欲見河南尹羊陟會其尚

臥哭之此所謂馮敬通浮華擯壓後漢書馮衍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更始二年鮑永行

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以衍為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世祖即位永衍審知更始已死乃罷兵降於河內帝怨永衍不時至

永以立功任用而衍獨見黜頃之為曲陽令誅斬劇賊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末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顯宗即位人

多短衍以文過馬季長佞媚獲誚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才高博洽為世通

其實遂廢於家儒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蔡伯喈同惡受

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畱圍人董卓為司徒舉高第三

誅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畱圍人董卓為司徒舉高第三日之閒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

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吳質詆忤鄉里本魏志王粲傳附吳

之收付廷尉治罪死獄中本魏志王粲傳附吳

質濟陰人裴松之注質字季重始為單家少游遨貴戚曹植悖

慢犯法魏志陳思王植傳善屬文太祖特見寵愛幾為太子者

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杜篤乞假無狀後漢

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餘已見前

書文苑傳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

所禮居美陽與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

路粹隘狹已甚魏志王粲傳自穎川邯鄲淳繁欽陳雷路粹沛

而不在七人之列裴注引典略曰粹字文蔚與陳琳阮瑀等典

記室承指數致孔融罪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

畏其筆也至十九年從大軍至漢中坐違陳琳實號麤疎同上

禁賤請驢伏法魚豢曰文蔚性頗忿鷙陳琳實號麤疎同上

陳琳字孔璋為何進主簿進謀誅宦官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

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

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琳繁欽性無檢格裴注繁音婆典略

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才機辨少得名於汝穎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

為丞相主簿卒韋仲將曰陳琳實自麤疏休伯都無檢格劉

植屈強輸作

王粲傳東平劉楨字公幹太祖辟為丞相掾屬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裴注引典略曰太子嘗請諸

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補屈衢物切強其兩切與屈強同

王粲率躁見嫌

本傳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

重也太祖辟為丞相掾魏國建拜侍中
裴注引韋仲將曰仲宣傷於肥臆

孔融禰衡誕傲致殞

後漢書孔

融傳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
文苑傳禰衡字正平原般人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

惟善孔融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稱於曹操而衡素輕操操不能容送與劉表後復傲慢於表表

恥不能容以送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大怒欲加捶而衡方大罵祖遂令殺之
楊

修丁廙扇動取斃

魏志陳思王植傳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為之羽翼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御

之以術故遂定為嗣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修頗有才策於是
以罪誅修文帝即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裴注丁儀字正禮

沛郡人廙字敬禮儀之弟
補廙音異

阮籍無禮敗俗

晉書阮籍傳籍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畱與決賭

義家塾叢書

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

醉而直視劉孝標注世說引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

曰卿任性放蕩傷禮敗俗若不變革王憲豈能相容謂太嵇康

祖宜投之四裔以潔王道太祖曰此賢羸病君為我恕之

凌物凶終已見三卷傅元音懸忿鬪免官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

元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俄遷侍中初元進陶及陶入

而抵元以事元與陶爭言諠譁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

孫楚矜誇凌上同上孫楚傳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絕

參鎮東軍事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將軍軍事楚既負其

才氣頗侮易於苞至則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

隙遂陸機犯順履險同上陸機傳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

疑九錫文及禪詔機必與焉收機等九人付廷尉成都王穎吳

王晏竝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

勞謙下士機遂委身焉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

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

其有異志穎大怒使牽秀潘岳乾沒取危同上潘岳傳岳字安

密收機遂遇害於軍中

躁趨世利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
改初父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
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等謀奉淮南王允
齊王回爲亂誅之夷三族無長幼一時被害顏延年負
氣摧黜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讀書無所不
覽文章冠絕當時疎誕不能取容劉湛等恨之言於義
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怨憤作五君詠湛以其詞旨不遜欲黜
爲遠郡文帝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縱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
難恕自可隨事錄之於是謝靈運空疎亂紀同上謝靈運傳少
好學文章之美與
屏居不與人閒事者七年
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衣服多改舊形制世
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受命降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多
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自謂不見知常懷憤惋出爲永嘉
太守肆意遊遨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以關懷稱疾去職文帝
徵爲祕書監遷侍中自以名輩應參時政多稱疾不朝出郭遊
行經旬不歸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東歸因祖父之資生
業甚厚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
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文帝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
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收之靈運興兵
叛逸遂有逆志追討禽之廷尉論斬降死徙廣州令人買弓刀

等物要合鄉里有司奏收同王元長凶賊自貽同上王宏傳曾孫

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融字元長文詞捷

速竟陵王子良特相友好武帝疾篤暫絕融戎服絳衫於中書

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上重蘇朝事委西昌

侯鸞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

雲龍門不得進乃排而入奉太孫登殿扶出子良鬱林深怨融

卽位十餘日收謝元暉音暉悔慢見及同上謝裕傳裕弟述述孫

下廷尉獄賜死暉字元暉好學有美名文

章清麗啓王敬則反謀遷尙書吏部郎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

夏王寶孚末更回惑欲立始安王遙光遙光又遣親人劉胤致

意於朓朓自以受恩明帝不宥荅少日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

朓懼見引卽以祏等謀告左興盛又語劉暄暄陽驚馳告始安

王及江祏始安欲出朓爲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凡此諸人皆

其翹秀者補翹高貌翹秀謂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補較古岳至

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

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漢承秦敝禮文多缺

孝武卽位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興學校修郊祀改正朔定律歷號令文章煥然可觀而窮兵黷武致巫蠱之禍魏之三祖咸蓄盛藻終難免於漢賊之譏文則薄於兄弟明則侈於土木孝武於簡文之崩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歎其名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君之量已而溺於酒色爲長夜之飲見弑寵妃所謂皆負世議者也

自子游子

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

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師古

注本日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案今書三十二篇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王謀逆諫不用去遊梁梁客皆善屬

辭賦乘尤高孝王薨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時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以安車徵道死賈誼傳誼雒陽人以能誦詩書屬文稱

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後爲長沙王梁懷王太傅死年三十三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

篇蘇建傳建中子武字子卿以移中監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從畱十九歲始歸文選載武五言詩四篇後漢書張衡傳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作二京賦晉書文苑傳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

皆著筆紙過得一句卽便疏之補復扶又切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

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補莊子齊物論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

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持一作特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亟當補

浪切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

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

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補累力委切本作案拙文

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宋本有也

字補強其兩切操七刀切吾見世人至無才思俗本至下衍一自謂清華流

布醜拙亦以眾矣江南號爲詒癡符本注論力正反案玉篇力丁切廣雅荷也類篇鬻也

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詵擎

本注上音宛相呼誘也下音擎

邢魏

諸公

北齊邢邵傳邵字子才河間鄭人讀書五行俱下一覽便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每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與濟陰

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豔發而

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有集三十卷魏收

傳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以文華眾共嘲弄虛相

顯辭藻富逸撰魏書一百三十卷有集七十卷讚說便擊牛醢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

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老

道經自知者明補韓非喻老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為明此誠難也

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補昨代切下同知可施行元注一本無此四字案俗

閒本但作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

為文者何可勝言

補勝音升

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

彥氏家言
義家塾叢書

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時本便要須動俗蓋世宋本無須字

亦俟河之清乎左氏襄八年傳周詩有之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史記宋世家紂為淫佚箕子諫

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也乃披髮佯狂而為奴自春秋

已來家有奔亾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補左氏昭卅二年傳史墨曰社稷無

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分扶問切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戰國燕策樂毅報燕惠王書曰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亾而改慮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魏志袁紹傳裴注引魏氏春

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補裁昨哉切在魏製檄則目紹為虵虺琳集

此無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

息之

補從七恭切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也

宋本壯夫作壯士非案見法言吾子篇

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

禮記樂記昔者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家語辯樂解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

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周公作鴟鴞之詠

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

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

同上大雅嵩高蒸民韓奕皆尹吉甫美宣王之詩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

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

補累力僞切孔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

引詩證之

謂孝經

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

之賦麗以淫

二語亦見吾子篇

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

如也著劇秦美新文見妄投於閣周章怖懼不達天命漢書揚雄傳王

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欲絕其原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問其故迺棻嘗

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童子之為互桓譚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以勝老子同上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問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凡

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以為過於五

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

越諸子矣宋本桓譚作袁亮未葛洪以方仲尼晉書葛洪傳洪

詳當由避桓字并下字亦訛容人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尚博篇云世俗率神貴古昔而

黷賤同時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

乎見蚩薄於比肩也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

太乎經

雄傳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乎補王涯說乎合而連之者易也分而著之者乎也四位之次曰方曰州曰部

日家最上為方順而數之至於家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故有二十七部州九九而轉故有九州一方二十

七首而轉故三方而有八十一首九贊故有七百二十九贊其外踦贏二贊以備一儀之月為數子所惑

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前補屈九勿切安敢望大聖

之清塵且太乎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雄傳劉歆謂雄曰空自苦今學

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乎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荅師古注瓿音蒦小甕也補覆敷救切案侯芭而後若

虞翻宋衷陸績范望王涯吳祕司馬光諸人咸重太元惜顏氏亦不及見耳案下當分段

齊世有席毗者俗本誤作辛毗乃曹魏時人今從宋本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

隋書百官志後齊制官行臺在令無文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權制而置員焉其文未詳嗤鄙文學嘯

劉逖云北齊書文苑傳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魏末詣霸府倦於羈旅發憤讀書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亦畱心

頁元定川 卷四 七 渭南嚴氏孝

文藻頗工詩詠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宋本榮華作朝菌非宏才也豈

比吾徒千丈松樹千丈本多作十丈今從宋本補世說識鑿篇庾子嵩日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

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

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哉本皆作矣今從宋本案下當分段

凡為文章猶人宋本無人字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宋本

作銜策非說文銜馬勒口中銜行馬者也勒馬頭絡銜也家語執轡篇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此言行文貴

有節制自當用銜勒若策者所以鞭馬而使之疾行非本意矣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補坑客庚切坑岸猶言坑塹案下當分段

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補調徒弔切事義為皮膚華麗

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

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

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

體裁者實吾所希

補裁昨代切下同希望也本當作睎案下當分段

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為密

緻耳今世音律諧靡

補文彼切

文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

宜以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

補調徒弔切

竝須兩存不可偏

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

文紀無一篇見錄者

俗本紀作史記二字今從宋本補隋書經籍志西府新文十一卷并錄梁蕭淑撰案

金樓子著書篇所載諸書有自撰者有使顏協劉緩蕭賁諸人撰者此書當亦元帝所使為之亦以不偶於世

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

草土竝未得編次

補草土謂在苦由之中也

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

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

梁書文學傳顏協字子和七代祖含晉侍中國

子監祭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齊治書侍御史兼中丞高祖受禪不食卒協幼孤養於舅氏博涉羣書工草隸釋褐

湘東王國常侍兼記室世祖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謝朓卒協居喪如伯叔之

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恆辭徵辟大同五年卒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二子之儀之推

補操七到切行下孟切

及孝元懷舊志

隋書經籍志懷舊志九卷梁元帝撰

沈隱侯曰

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高祖受禪封建昌縣侯卒謚隱

文章當從三易易

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

事不使人覺若曾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

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邪晉書嵇康傳康遇王烈共入山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

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補
子才邢邵字孝徵祖珽字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

任昉梁書任昉傳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

魏收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

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梁書文學傳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為吳均體隋書經籍志梁奉朝請

吳均集二十卷本傳同有破鏡賦今不傳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

母曾參斂襟漢書鄒陽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案此文不同蓋各有所本蓋忌夫

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漢書郊祀志有言古天子嘗以春解

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注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故使百吏祠皆用之為文幸避此

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補案以同為和初唐人如駱賓王陳子昂

諸人集中猶然別有作奉和同云云者和字乃後人所增入 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澧詩云颯颯雲

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澧又颯颯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

用也漢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晉宮閣記舍利池有雲母舟見初學記補費旭江夏人殷澧疑是殷芸梁書

侍讀宐與簡文相接也又有湘東王記室參軍褚澧河南陽澤

人有詩二者姓名必有一訛以耶為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

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宋本脫文章二字屢遊未詳如此流比幸須避

之北面事親別舅擄渭陽之詠詩小序渭陽秦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

姬之難未反而秦姬牽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子贈
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堂上養

老送兄賦桓山之悲沈氏攷證家語顏回聞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聞桓山之鳥生四

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聲有似於此謂

其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

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一本作恆山者非案沈氏皆大

所引家語見顏回篇說苑辨物篇亦載之桓山作完山皆大

失也舉此一隅觸途宜慎重校正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起當分段世人起北面起竝同

江南文制文制猶言製文欲人彈射補食亦切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

之於丁廩也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

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

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

為美談補乃山東風俗不通擊難旦切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宋本無忤

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頁元定川 卷四 三 渭南嚴氏孝

凡代人為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

代蔡邕為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

喪補此文今蔡集有之胡金盈胡廣之女此句作胡委我以夙喪又為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

考議郎君補胡顥廣之孫議郎名寧今蔡集無此篇與下袁三公頌同逸袁三公頌曰猗歟我

祖出自有媯王粲為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悴鞠予小人庶

我顯妣克保遐年而竝載乎邕粲之集思親詩今見粲集中此例甚眾古

人之所行今世以為諱宋本下有也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

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岳集中載悼亡賦無此句是方父於蟲禮記月令季秋

之月蟄匹婦於考也宋本作譬婦為考也禮記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蔡邕楊

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案今蔡集所載秉碑一篇無此語書舜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補鄭康成注尚

書大傳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今集中有送盧景宣詩一首無此句易乾卦九五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案九五君位飛龍是聖人起而爲天子故不可泛用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

此篇今已亡禮記曲禮下告喪曰天王登假假讀爲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

此語未見左氏閔元年傳天子曰兆民書秦誓中紂有億兆夷人又康誥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文選劉越石勸進表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書益稷惇敘九族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姊誄云倪天之和詩大雅大明大邦有

子倪天之妹傳倪磬也說文倪諭也謂譬喻也牽遍切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

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此篇已亡楊脩字德祖太尉彪之子左氏隱元年傳

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曰古者虞殯之歌左氏哀十一年傳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注虞殯送葬歌曲

或曰出自田橫之客

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喪歌也田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

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

之世亦呼為挽歌

皆為生者悼往告

俗本作苦今從宋本

哀之意陸平原

陸機為平原內

史多為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宋本作大意陸

機挽歌詩三首不全為死人自歎之言唯中一首云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乃自歎之辭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

為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

厥體

非也案本詩惟師以下刺景公據形勝之地不能脩尚父桓公之業而但知戀牛山之樂思及古而無死也

其

為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

非也吳趨乃平原桑梓之邦以釋回增美為體何為而陳子光

夫差乎

京洛行胡不述赧王靈帝乎

非也京洛為天子之居當以可法可戒為體何為而述赧

王靈帝乎沈氏攷證樂府陸機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又云崔豹古今注曰吳趨行吳人以謔其地陸機吳趨行曰聽我歌吳趨趨步也一本作吳越行者非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

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為

誠

補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紕繆注紕猶錯也釋文紕匹彌切繆本或作繆

詩云有鷺雉鳴

補鷺說文以水

切今讀戶小切

又云雉鳴求其牡

詩邶風匏有苦葉篇

毛傳亦曰鷺雉聲又云

雉之朝雝尙求其雌

詩小雅小弁鄭彖注月令亦云雝雄雝鳴

鄭彖注月令亦云雝雄雝鳴

潘岳賦曰

岳有射雝賦

雝鷺鷺以朝雝是則混雜其雄雌矣

徐爰注此賦云

延年以潘為誤用案詩有鷺雝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雝則云求雌今云鷺鷺朝雝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案徐說甚是古人行文多有似此者詩云孔懷兄弟詩小雅常棣作兄弟孔懷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

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通典秦長沙郡漢為國後漢復為郡晉因之述從祖弟士

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本多作惱譌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為甚思何

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為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

呼二親為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隋書經籍志異物志擁劍

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補螯五勞切亦作螯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

分魚蟹也梁書文學傳何遜字仲言東海郟人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當世漢書御史府

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

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補此見朱博傳本皆作鳥宋祁因顏此言謂當作鳥抱朴子說項

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補見

祛惑篇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為莊周

言也

案莊子天下篇自惠施多方而下因述施之言而辨正之郭象注云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

而皆云莊生之言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則郭注本分明顏氏幾之

誤也

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鐺鎖

元注上音當

銀鐺大鎖也世間

多誤作金銀字

後漢書崔駰傳孫寔從弟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獻帝時子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

董卓以是收烈付鄴獄錮之銀鐺鐵鎖卓既誅拜城門校尉

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

補南

史忠壯世子方等傳字實相元帝長子少聰敏有俊才南討軍敗溺死諡忠壯元帝即位改諡武烈世子嘗作詩云

銀鐺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為俗所誤

補撞宅江切射音夜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

補丁梁簡文鴈門太守行諱綱字世纘小

字六通高祖第三子大寶二年侯景使王偉等弑之帝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

體漢書匈奴傳趙武靈王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為塞乃云鵝置雲中鴈門代郡漢書地理志鴈門郡秦置屬并州

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

左氏昭廿一年傳宋公子

城與華氏戰于赭上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鵝漢書匈奴傳狐鹿孤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

代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戰國燕策蘇秦說燕文侯曰燕車七百乘騎六千匹漢書西域傳康居國與大月氏

同俗東羈事匈奴大宛國治貴山城多善馬馬汗血武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

使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伐宛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大月氏為單于攻破乃遠

去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其稟漢使者有五翎侯皆屬大月氏補宛於袁切氏音支降下江切翎與翕同此殆言燕宋

之軍其與此諸國皆不相及也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

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

梁書蕭子恪傳弟子暉字景光少涉書史亦有文才後漢郡國志漢陽郡隴縣

州刺史治有大坂名隴坻注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

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

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宋書朱脩之傳鮮卑馮宏稱燕王治黃龍城漢書西南夷傳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補案隴在西北黃龍在北白馬在西南地皆隔遠水焉得相及此亦明珠之類

美玉之瑕淮南子汜論訓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補考瑕釁也類若絲之結類也盧對切

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文外

斷絕物無異議梁書文學傳下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累月不反

至若邪溪賦詩云云當時以為文外獨絕案此書作斷絕疑誤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為不可復得補復扶至懷舊

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

補魏書盧觀傳觀從子文偉文偉孫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魏收亦然

頁二家川 卷四 六 渭南嚴氏孝

其論句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言不誼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

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北齊書文苑傳

蕭愨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同平太子洗馬會秋夜賦詩云云為知音所賞上 穎川荀仲舉

荀仲舉字士高穎川人仕梁為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嚙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

百或問其故荅云我耶知許當時正疑是塵尾耳 琅邪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

徒雅所不愜北史盧子真傳元孫思道字子行才學兼著然不持細行好輕侮人物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

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

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

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字孝綽彭城人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

深賞異之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屬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

常

俗本無常字今從宋本補

云遽居響北闕愷愷

元注呼麥反補

不道車又

玉篇乖戾也

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

梁書何遜傳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

好自是一文一咏雲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餘已見上注

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

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閒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

亦復如此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晉宋南史並有傳補復扶又切

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

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

每有佳篇亦

俗閒本作竝

為冠絕

梁書文苑傳何思澄字元靜東海人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為南康

王侍郎累遷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為遊廬山詩沈約見之自以為弗逮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

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五人應選遷治書侍
 御史出為秣陵令入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
 軍舍人如故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竝好思澄學常遞日招
 致之卒有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
 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
 故當歸遜意謂宐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
 每與其談服其精理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為固山令卒年二十四文集行於世補冠古玩切

名實篇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
 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

鏡也

補左氏襄廿四年傳夫令名德之興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

下士竊名

補莊子逍遙遊聖人無名又天運篇老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後漢書逸民傳法真逃名而名我隨避

名而名我追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懼修名之不立逸周書官人解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

忘名者

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懼

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

補老子道經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竊名者厚貌深

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拱把之梁

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

拱把俗本作拱抱今從宋本補梁橋也沈直深切

為其苟無餘

地故也

補為于偽切

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

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為人所毀常

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

戰國齊策蘇秦說齊宣王曰秦攻齊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

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

補亢父音剛甫廣造舟之航

詩大雅大明造舟為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

大夫方舟士特舟正義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如今之浮橋杜預云則河橋

之謂也方言九舟自關而東或謂之航則仲由之言信宋本作證鼎重於登壇之盟左

十四年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

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補案證鼎非子路事韓非

子說林下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人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

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趙熹之降城臣之信鴈與贖同疑顏氏本誤用而後人改之

賢於折衝之將矣沈氏攷證後漢趙熹傳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大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

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諸本誤作趙喜補降下江切衝衝車也晏子雜上仲尼曰

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補漢書食貨志金刀龜貝所以通有無也說文貝海介蟲也象形古

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

干櫓也慮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

慮俗本作宓又一本作密案顏氏有辨在書證篇宋

本作慮信顏氏元本今從之補家語屈節解巫馬期入單父界見夜斂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斂者曰魚之大者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鬪行若有嚴刑於焉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案刑形古通用據家語乃孔子告子賤之言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迹補見胡電切但察之未熟耳一

為察之所鑒巧偽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

韓非子說林上故曰巧詐不如拙誠

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易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伯石讓卿

左氏襄三十年傳伯有既死使

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王莽辭

政

漢書本傳大司馬王根薦莽自代上遂擢莽為大司馬成帝崩哀帝即位莽上疏乞骸骨哀帝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

臣朕得奉宗廟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朕甚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等白太后大司馬即不起皇

帝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已因傅太后怒復乞骸骨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雷

傳萬代可為骨寒毛豎也補豎臣庾切說文立也下亦音同近有大貴以俗本無宋

本孝著聲重校正孝下宋本無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

於人矣而嘗於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補禮記問喪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本草巴

豆出巴郡有大毒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補豎小

者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為不信以一偽喪百誠者乃貪

名不已故也補喪息浪切案下當分段

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

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共吹噓共俗本作相今從宋本補

後漢書鄭太傅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盧思道孤鴻賦序剪拂吹噓長其光價朝廷以為文華亦嘗

宋本出境聘句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

補此以織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魏書祖瑩傳常語人云文章須遂設讌言面相

討試宋本有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為詩彼造次

即成了非向韻補屬音燭造七到切了非向韻言絕非向來之

遠韻雅眾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補沈直韓退歎曰果如所量

補音韓又嘗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荅云珽頭曲

圍勢如葵葉耳韓既有學忍笑為吾說之沈氏攷證禮記玉藻

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故以此荅為非杼上終葵首本周禮攷

工記玉人文杼者殺也於三尺圭上除六寸之下兩畔殺去之

使已上為椎頭言六寸據上不殺者而言謂椎為終葵齊人

治點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

補治直之切理其亂也點謂點竄潤節之也聲謂名

聲著聞價如市馬者得伯樂一顧而遂

倍於常價也聲價見後漢書姜肱傳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

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

案下當分段

鄴下有一少年出為襄國令

魏書地形志北廣平郡襄國秦為信都項羽更名二漢屬趙國晉屬

廣平郡

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

送離或齋梨

俗本作黎當是通用今從宋本

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

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為泗州

別駕

隋書地理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後周改為泗州通典職官十四州之佐史漢有別駕治中主簿等官別駕從刺

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注庾亮集荅郭豫書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其任居刺史之半

此費日廣不可

常周一有偽情觸途難繼功績遂損敗矣

損敗俗本作敗損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虵皮獸迹鳥迹耳

沈氏

攷證近音航又音岡唐韻云獸迹諸本
不攷以爲音闕補爾雅釋獸兔其跡迹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

爲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

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

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

鱗鳳翼雜沓參差補魚鱗疑當作龍鱗後漢書光武紀天下士

案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鳳舉而百鳥隨之皆言其多也揚

雄甘泉賦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頡而鳥脰參差

初登初宐二切柴虎一本作傑僂初綺初擬二切脰胡剛切蕭

該音義諸詮僂音池又音豸蘇林音解豸冠之豸韋昭音疏佳

反不絕於世豈不宏瑚肱切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
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牆宇也
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亦眾矣夫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

渭南嚴氏孝

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

俱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者字宋本有別本無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

士字別本作夫今從宋本

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

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

補較古岳古孝

二切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

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

事

補斷丁貫切

四則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

補屏必郢切

五

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宐不辱君命

補使所吏切

六則興造之臣

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

開略宋本作開悟似不切案略謂方略興造則當明開方之術亦謂有智

也謀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耳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

補喪息浪切

處廟堂

宋本作廊廟

之下不

知有戰陳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

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

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已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

掌機要

補晉書職官志尚書令秩千石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僕射服秩與令同尚書本漢承秦置晉渡江有

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

郎三年稱侍郎選有吏能者為之中書舍人晉初置舍人其餘通事各十人江左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其餘

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

補捶之累

切說文以杖擊也楚荆也亦用以扑撻者

所以處於清高

高俗閒本作名今從宋本

益護其短也

重校正宋本益作蓋以下文蓋用其長相對蓋字是

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

補宋書百官志漢東京尚書令史十八人晉初王令史百二十人書令史百三十人諸公令史無定員案續漢書百官志尚書

六曹一曹有三主書故令史十八人籤謂籤帥省謂省事自主書監帥以下名位卑微志故不載而時見於列傳中竝曉

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

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

補音良

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

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亾也吾不貴其用智

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

梁世士大夫皆尙褻衣博帶大冠高履

補漢書雋不疑傳暴勝之請與相見不疑褻衣

博帶注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光武絳衣大冠案高履猶高齒屐也出則車輿入則

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瑚肱切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

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魏志東夷傳濊國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注果下馬高三尺乘

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馬見博物志魏都賦補梁書哀太子大器傳太宗嫡長子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至乃

尚書郎乘馬則糺劾之補劾胡槩胡得二切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

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

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歎陸梁莫不震懼補通典州郡十

本名金陵吳為建業晉避愍帝諱改為建康乃謂人曰正是虎

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元注一本無自建康令王復已下一段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為民天補漢

渭南嚴氏孝

書酈食其傳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

存耕種之秣鉏之呼毛切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打

都挺切說文擊也拂過擊也案今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

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補中陟南渡江卒為羈

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

僕為之補令呂貞切信未嘗目觀起一墩土補墩俗本誤從手

語周語王耕一墩注一墩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墩鉢伐二音耘一株苗不知

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閒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

不辦皆優閒之過也此後宋本有世有癡人一段又見下歸心篇後案當削此歸彼

顏氏家訓卷第四終

顏氏家訓卷第五

省事

止足

誠兵

養生

歸心

省事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

家語觀周篇孔子觀於周廟見

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云云

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

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

補天戴禮易本

命篇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角者脂而無後齒漢書董仲舒傳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齒者去

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傅讀日附

古人云多為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

伎術

鼯當作鼯爾雅釋獸鼯鼠注形大如鼠頸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為鼯鼠說文鼯五伎鼠也

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補爾雅釋文鼯或云即螻蛄也鼯郭音雀將略

義家塾叢書

反詩碩鼠正義引作鮑音瞿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

補謂多所經營綜理也說

文綜機縷也子宋切

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

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畱愛翫卜筮射六得三

補射食亦切

醫藥治

十差五

補差楚懈切

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

棊博

補畫胡卦切棊圍棊博六博

鮮卑語

宋本有胡書二字係衍文

煎胡桃油鍊錫為銀

補鮮卑語已見教子篇北齊書祖珽傳陳元康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蓋此數者皆當時所尚也神

傳載尹軌能鍊鉛為銀後世亦有得其術者然久未有不變者也

如此之類略得梗槩

補梗槩大略也

辭綜注張衡東京賦梗槩不纖密

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

妙也

補省所景切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

案若蘇秦蘇厲范雎韓非黃歇之輩皆是

逮於兩漢風流彌廣

見下文 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

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

儔也補說舒芮切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補賈音古嚮言以干祿或無絲

毫之益宋本絲作私訛而有不省之困補不省不見省也省息井切幸而感悟人主

為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補不貲亦作不訾顏師古注漢書蓋寬饒傳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

貴重之極也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

甚眾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

度者所為也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嚴終王賈傳嚴助會稽吳人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為中大夫

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

皋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棄

市朱買臣字翁子吳人詣闕上書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拜

為中大夫與助俱侍中後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吾

渭南嚴氏孝

正壽王字子贛趙人為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願擊匈奴拜東

郡都尉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後坐事誅主父偃齊國臨菑人

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

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大

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為齊相刺齊王陰事王自殺上大怒

徵下吏治公孫宏以為齊王自殺無後非誅偃無
以謝天下遂族偃補吾丘音虞丘主父音主甫今世所觀懷

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為之補瑾瑜美玉蘭桂皆有異香以喻

也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

糠粃之微事補粃悲里切宋本作粃糠莊子道十條之中一不

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被發

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穴補迂迴叢穴言所值之翻懼憊尤補

與翻同憊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補脫者或此乃僥倖之徒

俗愆字

不足與比肩也

補言不足與之併肩事主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

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

禮記檀弓上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

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表記禮記篇名

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已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

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酌量功伐

補量音良伐亦功也莊廿八年左氏傳且旌君伐

厲色揚

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

聽求見發遣

補猶今選人之在吏部者先求分發

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

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謂

舊作爲下同古亦通用

弗索何

獲左氏昭廿七年傳吳公子光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補索所白切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

也不求舊作不然屠本作不索今案當作不求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為胡成書太甲下

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易乾文言傳雲從龍風從虎後漢書劉聖公傳

贊聖公靡聞假我風雲又二十八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

焉可勝算乎補焉於虔切勝音升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誼動女謁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提

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大為胡后所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官

至錄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媚穆昭儀養之為母提婆遂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中

外生殺子奪不可盡言補說苑君道篇湯之時大旱祝曰女謁盛邪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

赫補古者居官人各一印後世凡同曹司者共一印組即綬也所以繫佩者漢書嚴助傳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騎其寄切

榮兼九族

補注已見兄弟篇

取貴一時

補北齊書後主紀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

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顓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倖賣官或得郡

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中降者

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

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

補風塵易以污人言不能清潔也

坑穽殊深瘡

瘡未復

補瘡榮美切復房六切

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

補左氏莊六年傳楚文王過鄧鄧三甥請殺之曰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復扶又切

吾自南及北未嘗一

言與時人論身分也

補分扶問切

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鬪得傷

王子晉周靈王之太子也周語下佐讎者嘗焉佐鬪者傷焉讎

與饗通

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

物皆無與焉

補與音預

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

魏志邴原傳原與同郡劉政俱有勇

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政窘急往投原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竊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

邪况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史記伍子胥傳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奔

吳追者在後有一漁父乘船知季布之入廣柳同上季布傳季

伍胥之急乃渡伍胥補員音云布者楚人也為

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布

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獻計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之

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買而置之田誠其子與同食

補集解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鄧展曰喪車也李奇

曰大隆穹也瓚曰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禮曰設柳嬰孔融之

鄭康成注周禮云柳聚也諸節所聚則是喪車稱柳

藏張儉後漢書黨錮傳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孔融傳融字

覽所惡刊章捕儉儉與融兄袁有舊抵袁不遇時融年十六

見其有窘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畱舍之後事泄儉得

脫兄弟爭死詔孫嵩之匿趙岐同上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

書竟坐寢焉

玆為京兆尹收其家屬盡殺之岐逃難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

時安邱孫嵩游市察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屏人語

曰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遂以俱歸藏複壁中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

此得臯宋本作甘心瞑日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史記游俠傳

字翁伯為人短小精悍以軀借交報仇灌夫之橫怒求地同上魏其侯傳武安侯

魏其城南田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福惡兩人有鄰乃謾自好謝丞相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蚡事魏其

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由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此大怨灌夫魏其補橫戶孟切次下同

所為也補史記游俠傳集解荀悅曰尚意氣作如有逆亂之行

補下孟切得罪於君親者又宋本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補難

切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

仁義為節文耳補仁者愛人而施之有等義者正己而處之得宜墨氏之兼愛疑於仁而實害於仁而實害於仁楊氏之為

頁七家川 卷五 五 渭南嚴氏孝

我疑於義而實害於義
是以孟子必辭而闕之

前在修文令曹

本傳河清未待詔文林館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

有山東學士與關

中太史競歷

隋書百官志祕書省領著作太史二曹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司歷二人監候四人其歷天文漏刻

視祿各有博士及生員

凡十餘人紛紜累歲

補累力委切

內史牒付議官平之

同上內史省置令二人侍郎四人

補牒徒叶切說文札也廣韻書版曰牒案後世官府移文謂之牒平平議也後漢書霍詡傳

前者溫教許為平議

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耳

續漢律歷

志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召治歷編訖李梵等綜校其狀遂下詔改行四分以遵於堯熹平四年蒙公乘宗紺孫誠上書言

受紺法術當復改誠術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為法乘除成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

歷象之

要可以晷景測之

補晷古委切日景也景古影字葛洪始加多詳見本書書證篇

今驗其分至

薄蝕則四分疎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

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

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

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官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

曹貴賤咸以為然有一禮官恥為此讓俗本作議苦欲畱連強加攷

覈補強其兩切覈下革切與核同機杼既薄無以測量補機杼言其習中之經緯也還復採

訪訟人補復扶又切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補背蒲妹

切竟無予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為內史所迫此好名俗本有好

事二之辱也元注一本此好名好事之為也

止足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見禮記曲禮上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

渭南嚴氏孝

窮唯在少欲知足

俗本作止

為立涯限爾先祖靖侯

補之推九世祖名舍已釋在治

家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

石

補案自漢以來官制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此但不至公耳然於官品亦優矣邴曼容為官不冝過六百石輒自

免去豈不更冲退哉

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為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

易謙彖傳天道虧盈而益謙地

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

耳

補趣者僅足之意與孟子楊子取為我之取同覆敷救切

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己身之

外而欲窮驕泰邪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

不知紀極

補左氏文十

猶自敗累

補良偽切

況士庶乎

昭十二年左氏傳子革對

楚子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溫驪騂騄耳之駟巡

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一日千里以救亂秦
始皇紀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除諡法為始皇帝治馳道築長
城作阿房宮求不死藥焚詩書阮諸生三十七年七月崩于沙
邱平臺桓譚新論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然多過
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聞大宛有名馬攻取歷年士
眾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
竭府庫外罷天下此可謂通而蔽矣常以為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

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

急速不啻此者宋本有皆字以義散之補啻與翹同不啻不但言過之也不至此者

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

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為黃門郎隋書百官

志上門下省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懼謗讟思為此

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

補喪蘇浪切

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且執

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

慎之哉

補史記貨殖傳蜀卓氏之先趙人也徙臨邛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

富埒卓氏顏原謂顏淵原思非十人五人言如此者其人眾多也

誠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徧在書記仲尼

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

七人皆異能之士也顏回字子淵魯人顏無繇字路回之父顏幸字子柳顏高字子驕顏祖字襄顏之僕字叔顏噲字子聲顏何字冉皆魯人案今家語止七十六人蓋脫去顏何一人索隱於史記顏何下引家語云字稱今史記字冉蓋傳寫脫其半耳索隱明言家語與史記同則其為誤脫更明甚今家語顏高作顏刻顏祖作顏相
秦漢魏晉下逮齊梁

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世顏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鬪

夫耳定八年左氏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

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脅退曰我無

勇吾志其目也昭廿六年傳齊師圍成師及齊師戰于炊鼻林

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

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

曰林雍乘又哀十一年傳齊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孟孺

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戰于郊右師奔孟孺子語人曰

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齊有顏涿聚補韓非十過篇

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齊有顏涿聚補韓非十過篇昔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柰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說苑正諫篇以為諫齊景公顏涿聚作顏燭趨左傳作顏涿聚史記古今人表俱作顏濁鄒他書訛者不具出趙有顏取元注或作聚段云取才句切上多一點是俗最字補史記趙世家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

渭南嚴氏孝

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去

馮唐傳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索隱聚音以喻反

漢書作最漢末有顏良三國志袁紹傳以顏良為將軍攻劉宋有顏

延之案宋書顏延之傳嘗領步兵校尉未嘗為將軍其子竣傳

右將軍以所陳多不被納頗懷怨憤免官竣頻啓謝罪并

乞性命上愈怒及竟陵王誕為逆因此陷之於獄賜死並處

將軍之任竟以顛覆補方漢郎顏駟自稱好武補好呼更無事

迹漢武故事顏駟不知何許人文帝時為郎武帝輦過郎署見

駟龐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為

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

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顏忠

以黨楚王受誅後漢書楚王英傳永平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

驗廢英徙丹陽涇縣自顏俊以據武威見殺未詳得姓已來無清

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謂有

勇力習武藝者故杜少陵
詩云朔方健兒好身手
或聚徒眾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既

羸薄補羸力 仰惟前代故實心於此補惟思也 子孫誌之孔子

力翹門關不以力聞列子說符篇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

子父叔梁紇事見左氏襄十年傳偃陽人啓門諸侯之 此聖證

也補王肅有聖證 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補氣力 便倚賴

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補微行易為姦也險

之衣 逞弄拳擊補說文手擊也揚雄曰擊握 大則陷危亾小則

貽恥辱遂無免者案下當分段重校正孔

國之興亾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補漢書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盡規以謀社稷

頁氏定川 卷五 渭南嚴氏孝

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若居承平之

世俗本無居睥睨宮闈補睥睨猶言占察漢書竇田列傳作辟

幸災樂禍首為逆亂詿誤善良補詿音卦如在兵革之時構扇

反覆縱橫說誘補縱即容切亦作從不識存亾強相扶戴補強

切扶戴謂推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之哉案下當

習五兵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注鄭司農曰戈及戟酋矛夷便

乘騎宋本倒補正俗本作止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

宋本有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補金樓子立言篇禰衡云荀

囊

養生第十五

神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植重校正宋本作鍾值

世觸途牽繫補陟立切詩小雅白駒傳絆也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補少詩照切供

居用切養餘亮切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驅役而望

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俗本作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

所須益非貧士所辦抱朴子金丹篇昔左元放神人授之金丹

矣資無儋石無以為之但有長歎耳又云朱草喜生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便可丸如泥久則成

水以金投之名為金漿宋本學如牛毛成如鱗角蔣子萬機論

成者如鱗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華山仙人多居焉初學記引華山

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今云白骨如莽言其

不可信也左氏哀元年傳吳日徹於兵暴骨如莽杜注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補注孔叢子陳士義篇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

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

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暄

禁忌食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為夭折者吾無閒然補抱朴子極言

篇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

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

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不欲甚勞甚逸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

涼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臥起

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

以養陽氣然後先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諸藥

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日看細字鬚髮

猶黑

梁書文苑傳庾於陵弟肩吾字子慎太宗在蕃雅好文章士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孝威同被賞

接太清中侯景陷京師逃赴江陵未幾卒名醫別錄槐實味酸鹹久服明目益氣頭不白延年鄴中朝士有單

服杏仁枸杞黃精朮車前宋本作煎者二字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

爾

元注一本無此六字補晉書地理志魏郡鄴魏武受封居此案古有服杏金丹法云出左慈除瘡盲攣跛疝痔癭癩瘡腫

萬病皆愈久服通靈不死云云其說妄誕杏仁性熱降氣非可久服之藥本草經枸杞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地輔服之堅

筋骨輕身耐老博物志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

列仙傳涓子好餌求節食其精三百年神仙服食經車前實雷之精也服之行化八月採地衣地衣者車前實也吾嘗

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

叩宋本齒三百下為良行之數日即便俗本脫平愈今恆持之

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脩也凡欲宋本餌藥陶隱居太清方

中總錄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脫俗本作服今從宋本梁書陶宏景傳字通明丹陽秣陵人

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天名金壇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碎穀

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隋書經籍志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陶隱居撰近有王愛州

頁氏家訓 卷五 二 渭南嚴氏孝

補隋書地理志九 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為藥所

誤者甚多本草松脂一名松膏久服輕身不老延年文選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夫養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係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

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莊子

達生篇善養者如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

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

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

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補又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

見呂氏春秋必已篇喪息浪切刑李善注文選引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

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石崇冀服餌之徵元注一本而以

得也著養生篇餘已見前貪溺取禍補文選石季倫思歸引序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

傲然有陵雲之操晉書石苞傳苞少子崇字季倫生

於齊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有謀財產豐積後房百數皆曳統
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嘗與王敦入太
學見顏回原憲象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閒敦曰
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
甕牖閒哉崇有妓曰綠珠孫秀使人求之崇盡出數十人以示
之曰任所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綠珠崇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
怒乃矯詔收崇綠珠自投樓下而往世之所迷也
死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補難乃且切次下同

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

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補喪息浪切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

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

憤懣補難乃且切令力呈切懣音悶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

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暉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梁書

頁二定川 卷五 三 渭南嚴氏孝

張慄傳慄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大同中遷吳興太守太
清二年侯景陷宮城慄收集士卒繕築城壘賊遣使招降之慄
斬其使為劉神茂所敗乃釋戎服坐聽事賊臨之以及鄱陽王
刃終不為屈乃執以送景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

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梁書鄱陽王
恢傳恢子範

以晉熙為晉州遣子嗣為刺史嗣字長胤性驍果有膽略傾身
養士能得其死力範薨嗣猶據晉熙侯景遣任約來攻嗣出壘

距之時賊勢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之戰何有退乎
此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遂中流矢卒於陣案南史但言妻子

為任約所虜蓋史脫略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補操七到切行下孟切漢書司馬遷
傳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易以鼓切

歸心第十六補高安朱文端梓此書深斥此篇以其崇
釋而輕儒也北平黃崑圃少宰所梓乃全

文有一學者猶以為不空勸當刪去余謂昔人之書美
惡皆當仍之使後人得悉其所學之純駁自為審擇可

耳余於釋氏之書寓目者少不能如李善之注頭陀寺
碑覽者幸無尤焉重校唐終南山釋道宣廣弘明集引

此文今取以校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三世過去未來現在也家世歸心宋本作業此勿輕慢也

其閒妙旨具諸經論內典經律論各一藏謂之三藏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

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爾補復扶又切重直用切宋本作動非原夫四塵五廕

剖析形有補楞嚴經我今觀此浮根四塵祇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內注四塵色香味觸也五廕即五陰亦名五

蘊心經照見五蘊皆空注五蘊者色與受想行識也五者皆能蓋覆真性封蒨妙明故總謂之蘊亦名五陰亦名五眾重校廣

宏明集作陰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補梁簡文帝唱導文帝釋淵廣泛般若之舟淨居深沈駕牛車之美

王勃龍華寺碑四門幽闢顧非相而遲迴三駕晨嚴臨有為而出頓案三駕即三乘見法華經羊車喻聲聞乘鹿車喻緣覺乘

牛車喻菩薩乘六舟未詳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補行下孟切與慧同豈徒

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重校集有之字所及也後漢書張純傳注七經謂

項氏家川 卷五 三 渭南嚴氏孝

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補之推此言得罪名教矣 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

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

重校集有之字

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

符

重校集作與外書仁義五常同符

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

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

宋書沈約之言政如此

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固

重校集作因

民之性不可卒除

補卒倉沒切

就為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

補背蒲昧切

俗

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

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

純為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

有因緣如

重校集作而

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

為異人也今竝釋之於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

重校集作天

之物寧可度量

補度徒落切量呂張切

今人所知

莫若

宋本作著

天地天為積氣地為積塊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

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

列子天瑞篇紀國有人憂天崩墜身

凶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凶處
凶氣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
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正使墜亦不能有所
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凶處凶塊
柰何憂其壞說文日實也太陽之精月闕也太陰之精星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左僖十六年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精若

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

此非確有

所見之言也案歷體略云經星之體凡有六等安得云一星之
徑大者百里乎補徐整長歷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
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一宿首尾天上一度在地二百五十
皆在日月下屬之欲切

同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補從子容切

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

也補差楚宜切也與邪通石既牢密烏兔焉容春秋元命包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

月兩設以蟾蠩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制陽補焉於虔切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

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重校集作借

違其間遲疾重校集作速理宐重校集作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

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為石尚書堯典正義六歷諸緯與周髀皆

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書律歷志金水皆日行一度木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土日行四

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火日行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又二十八宿所載黃赤道度各不同

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晉書天文志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

而載地者也補沈直深切俗作沉補沈積水之下復有何物補復扶江河百谷從何

處生補尚書洪範一五行一曰水正義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

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水陰補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塘尾閭渫

何所到補楚辭天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列子湯問篇夏革曰

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絃九野之水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焉張湛注歸墟或作歸塘趙注莊子秋水篇天下之水莫

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案渫與泄同沃焦之石何氣所然

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案渫與泄同沃焦之石何氣所然

山名也在東海南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即消潮汐去還誰所節

度抱朴子糜氏曰潮者據朝來也汐者言夕至也一月之中天

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也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

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也又春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

千里故春潮漸起也秋日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

故秋潮漸減也補案此段見御覽所引今抱朴子無之天漢懸

渭南嚴氏孝

指邠不散落

爾雅釋天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漢書天文志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日水晉書天文志天漢

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天河亦謂之漢津分為二道在七星南而沒

水性就下何故上騰

淮南子原

道訓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

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

重校集

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為躔次

方言十二躔歷行也日運為躔月運為途禮記

月令季冬日竄于次鄭注次舍也補史記天官書角亢氏兗州

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

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嵩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

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晉書天文志載魏太史令陳卓言郡國

所入宿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

中不差乾

重校集

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為分野止繫中國

周禮春官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

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漢書地

理志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魏地觜觶參之分野周地

柳七星張之分野韓地角亢氏之分野趙地昴畢之分野燕地

尾箕之分野齊地虛危之分野魯地奎婁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吳地斗分野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補影胡火切分扶問切昂為旄頭匈奴之次史記天官書昂西

胡東越彫題交阯獨奔之乎

史記東越傳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

也後漢書南蠻傳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補彫題交阯禮記王制文雕謂刻也題謂額也

非惟雕額亦文身也彫趾阯俱通用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

必宇宙重校集外也重校集凡人之重校集信唯耳與目耳目

重校集之外咸致疑焉重校集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重校

集作穹案虞昂有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笠而冒地之表乍安晉書天文志古言天者有三

渾天漢靈帝時蔡邕于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蔡邕所謂周髀

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高其言天似蓋笠地似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宣夜之書漢祕書郎郝萌記先師

渭南嚴氏孝

相傳云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無所根繫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至於渾天理妙學者多疑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斗極所周管重校集維所屬史記天官書北斗七為莫密於渾象者也

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

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補楚辭天問筦

維焉繫天極焉加筦一作幹顏師古匡謬正俗幹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幹烏活切非也淮南天文訓東北為報德之維西

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躡通之維張衡靈憲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若所親見不

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

旨而欲必無恆沙世界微塵數劫也金剛經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法

華經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為塵一塵而鄒衍亦有為一劫如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重校集作乎

九州之談史記孟子荀卿傳騶衍著書十餘萬言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

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

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騶鄒同 山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

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中央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為續弦膠能續弓弩斷弦刀劍斷折之金以膠連續之使力士

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漢武不信未詳魏文不信火布

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搜神記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

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及明帝立詔刊石廟門之外及太學永示來世至是西域獻之於是刊滅此論天下笑之胡

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羶帳

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

重校集作石

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

幻術

補祝之又切幻音患

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五化

重校集作人力所為尚能如此列子周穆王篇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

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碎張湛注化人幻人也張衡西京賦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

通涇補御覽載孔偉七引云弄幻之術因時而作賴瓜種菜何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黃售白破音礙儵與倏同賴耘本字

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重校

集作妙塔乎補法苑珠林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寶幢百由旬化生

言踰繕那此譯云合也應也計合應爾許度量同此方驛邏也

案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踰繕那即此方三十里

也言古者聖王一日所行之里數也又注涅槃經云繕那亦有

大小或八俱盧舍或四俱盧舍一俱盧舍謂大牛鳴音其聲五

里昔來俱取入俱盧舍即四十里也案兩說不同又古者天子

吉行五十里師行乃三十里耳顏氏以幻術相比況然則釋氏

之說亦盡皆幻術耳而乃篤信之何哉量

呂張切幢宅江切塔亦作塔西域浮屠也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

重校集

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

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

王中頭陀寺碑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李善注引維摩經如影從身業緣生見

僧肇曰身眾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受受緣觸觸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

死憂悲苦惱滅聚時儻差闕

補儻本亦作黨古同儻差初耳切闕猶晚也謂報應或有差互

而遲晚也重

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

補行下孟切九流百

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

漢書藝文志一儒家流二道家流三陰陽家流四法家流

五名家流六墨家流七縱橫家流八雜家流九農家流十小說家流

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范甯穀梁傳序九流分而微言隱疏不數小說家漢書敘

項橐重校集顏回之短折

戰國秦策甘羅傳總百氏贊篇章淮南脩務訓作項託其短折未詳

而為孔子師補淮南脩務訓作項託其短折未詳

家語弟子解顏回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

集互之凍餒

補韓詩外傳一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

易是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

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貧也非病

頁七家川 卷五 六 渭南嚴氏孝

也史記伯夷傳義不食周粟隱盜跖莊躑之福壽伯夷傳盜跖

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跖亦作蹠

竝之石切正義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

盜故世倣古號之盜蹠案莊子有盜跖篇華陽國志南中志南

中在昔夷越之地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躑泝沅水出且

蘭以伐夜郎既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畱王滇池躑

楚莊王苗裔也補高誘注淮南主術訓云莊躑楚威王之將軍

能大為盜也躑其補齊景公有馬千駟見論

虐切又去遙切齊景桓魋之富强補齊景公有馬千駟見論

馬牛之兄宋景公嬖之後欲害公不能而出奔禮記檀弓上桓

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此足以見其富强矣禮記檀弓上桓

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通重校集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

報為惡而儻值福徵便生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

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補淮南詮言訓君子為

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

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

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今為釋氏之學者大率以利誑誘人以禍恐喝人者也知道之君子庶不為所惑焉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補見莊子何由悉責其

精絜乎補絜古潔字見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說補行下孟若覩

凡僧重校集流俗便生非重校集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

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重校集無此詩禮

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

責無犯哉補格猶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

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重校集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

齋誦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補僧衣緇故謂世人為白衣

深也顏氏此言又顯為犯戒者解脫矣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為

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重校集髮未詳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

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

稼穡無業之僧空宋本國賦算補漢書高帝紀四年八月初為

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非大覺之本旨也僧肇曰佛者何

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大覺之稱也補阿育王經如來大覺於菩提樹下覺抑又論之

諸法佛地論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

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尙其事

補易蠱上九爻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補莊子有讓王篇辭

辭不屈作不事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若能借化黔首悉入道場補史記

是皆終始皇

本紀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集解應劭曰黔亦黎黑也梁書處士傳庾詵字彥寶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

如妙樂之世重校集作懷是法之國佛說彌勒成佛經其先轉輪聖王名懷法有四種兵不以威武

治四天下補法邱於切重校則有自然稻重校集作稔米無盡寶藏正各本穰竝從禾案當作懷

安求田蠶之利乎補今之緇徒每豔稱極樂國世界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此理之所必無者祇可以誑誘貪

癡情竄之庸夫耳夫非勤身苦力而坐獲美利君子方以為懼辭而不居即信如斯言亦必非意之所樂也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重校集作

連屬補之欲切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似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

現重校集作亦見夢想或降童重校集作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補索所載切

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補世亦有點鬼能效人語言有久客在外者其家思之鬼即為若人語其家言

客死之苦求索徵須無所不至未幾而其人歸矣此焉可盡信為真實哉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

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作

重校集有

地乎

補為

切下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閒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

其

重校集

基址況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哉

補昭七年左氏傳

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

明此神爽即精爽也重校集哉作乎下有故兩疎得其一隅累

代詠而弥光矣十四字當補入案疎與疏同漢書疏廣傳廣字

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為太傅兄子受字

公子為少傅在位五歲乞骸骨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

十斤既歸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子

孫幾立產業基址廣曰自有舊田廬足以共衣食此金聖主所

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此云得其一隅者

蓋子孫固當愛護而已為尤重兩疏則知重已

重校集有

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

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

生字是

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邪

金剛經如來有天眼者

涅槃經天眼通非礙肉

眼礙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補見左氏昭十二年傳濟時益物治家

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

而為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耳補為于偽切樂音洛一人

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

補觀疑規字之誤重校集樹立門戶不重校集有得棄妻子未

能重校集作出家但當兼修戒行補下孟切重畱心誦讀以為

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案下當分段

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孟子

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沈氏攷證家語弟子行高柴啓

折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案今家語本弟子此乃仁

行作弟子解趙注後漢書折象字伯武廣漢雒川人此乃仁

者自然用心重校集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

補去羌舉切好殺之人臨死報驗補好呼到切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

悉重校集錄耳且示數條於末

梁世重校集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二三十

枚臨死髮中但聞重校集啾啾數千雞雛重校集聲

江陵劉氏以賣鱻羹為業後生一兒頭宋本有俱字衍重校集是鱻

自頸宋本作脛訛以重校集下方為人耳補鱻常演切後漢書楊震傳作鱻即鱻也黃質而黑

文似蛇宋本作鱻乃俗字

王克為永嘉郡守宋書州郡志永嘉太守晉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重校集無守字有人餉羊

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

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嚮入口便下皮內

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補號戶刀切復扶又切

梁孝元在江州重校集少五字時有人為望蔡重校集少二字非縣令宋書州郡志豫

章太守下有望蔡縣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經劉敬躬亂分徙此地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以反內史蕭詵委郡東奔敬躬據郡進攻廬陵取豫章妖黨遂補梁書武帝紀下大同八年春正月安城郡民劉敬躬挾左道

至數萬前逼新淦柴桑二月江州刺史湘東王遣縣解被焚補廣

韻解古隘切公解也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剝柱補剝初鐫切旛

柱也釋名應眾經音義剝字書無此即剝字屏除形像補屏昇略也案開元尊勝幢作剝字重校集無柱字政切

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

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補噉徒濫切亦作啗啖同便臥簷下稍宋本作投重校集作

投醒而重校集

覺體痒爬搔隱重校集

疹因爾成癩十許重校集

是醒而作即是

餘年死

補玉篇痒餘兩切痛痒也又作癢同癩疹皮外小起也癩說文作癩惡疾也

楊思達為西陽郡守

晉書地理志弋陽郡統西陽縣故弦子值國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二年復西陽郡

侯景亂時復早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

補續漢書百官

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所得盜者輒截手腕

宋作擊

凡戮十

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

補宋書百官志下奉朝請無員亦不為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

者奉朝會請召而已

家甚豪侈非手殺牛

重校集

噉之不美年

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

淀堂練切玉篇淺水也案今北

方亭水之地皆謂之淀此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竝由天命為子娶婦補為于恨

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宋本蚩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

諱罵辱婦之父母卻成教婦不孝己身俗本作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己身譌今從宋本

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宋本作不愛其婦如此之人

陰紀其過鬼奪其算慎不可與為鄰宋本作不得與為鄰何況交結乎避

之哉俗本作仍不可與為援宜遠之哉今從宋本宋本在涉務篇末俗本在此今案此段亦言因果附此為是重校未癡

人一條宏
明集無
古事以孝為反上卷

顏氏家訓卷第五終

成都龔道耕重刻

世有為人不能口善不映富貴位由天命無渭南嚴式誨對鐫

其主實不臣奇計良故之律宋本大馳紙其抄毒口賦暗不端思

韓器尋融之父母時氣錄不孝子宋本不孝子良德合宋本

不顯始則母勤与之午文不愛与之兒飲愛其誠宋本不

其惡康奪其真對不口與無滿宋本不簡對交諸爭飲

宋本不得不可與為對空數之皆今並宋本宋本

宋本不得不可與為對空數之皆今並宋本宋本

宋本不得不可與為對空數之皆今並宋本宋本

宋本不得不可與為對空數之皆今並宋本宋本